



别样的下河

写在下河成村360周年时

周春梅/文

五龙山上的石夫人峰，是温岭的地标；五龙山麓的下河村，是我的故乡。

年少时，我仿佛有千万种理由，挣扎着要离开这个小山村。漂泊了半生岁月，抖落了一身尘埃，大有义无反顾的决然，我返回了下河定居。说是叶落归根？我想也不尽然。或说追求田园？我也想未必有此诗意。

我要说，下河村的每一条山间小路、每一个田头地角，都曾经让我驻足沉浸。她总会忍心侧听一个个粗野

有史料载，1961年的下河大队有457人，1982年有669人，直至今年也才727人。一个妥妥的小村庄，以至于前些年还被合并到锦屏社区去。可是，村小却姓氏多，而且大部分是百家姓里的小姓，譬如姚、厉、施、齐、陆、丁、邢、郭、金、梁、曹，还有稍大点的姓如周、陈、林、李，合计15个。是谁把一筐子杂姓堆在一个小村里？又是什么法门，让他们世代都相安无事？

本来是友人们嘻哈间闲谈的话题，也就嘻哈着过去，一如下河人世世代代接龙一样，自然地从清代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可我却忽然觉得嘻哈不起来，这里一定有很多值得体味的意蕴在。我要寻找下河各姓始祖生活的道理。

查找县志当然是条有效的途径。洋洋几百万字的嘉

可以想象，在康熙二年（1663）的某日，一位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人，引领一大群黑色长袍的僧尼，向五龙山下的宝胜堂迤邐而来。她们面容庄严，步履笃定，衣袂翩翩。那日，整个山湾佛号震天，旗帜高悬 宝胜堂开光了。

堂门的田地总得有人耕种，物业总得有人打理。被细长的五龙山和白洋洋的横湖水包裹着的宝胜堂和师太们，不得不考虑此类问题。佛法固然是要有人修炼，也得要有信众护卫。下河各姓始祖自然而然地扛起了谋生的艰难和护法的重任。于是，孤零零的宝胜堂边上就多了几间崭新的茅屋和几缕袅袅的炊烟，下河人称之为 新屋里 。

据说，宝胜堂的主持师太有一套接待讨生活者的仪规。宝胜堂的台门是典型的晚明轩式风格，双扇大门的左右各加一扇花窗，把门庭隔成前后各半，即便台门关闭，前檐也可供香客遮风挡雨。每每有人上门，师太一般穿黑色长衫，盖黑色斗篷，遮黑色面纱，由两位着青灰色长衫的小尼陪伴，站在台门的花窗里。师太会问：各位施主，来下河的路难走，你们曾踏过摇摇石头否？踏过摇摇石头的，站到台门外，未踏过摇摇石头的原地不动。 然后，小尼开门出去，请踏过摇摇石头的人另谋高就，未踏过摇摇石头的人留下做工。师太的选择条件和选择方法，让被录用者觉得莫名，而被拒者更觉得莫名。几次下来，有人会非常不解地找师太评理，师太则

现在想来，有时也为我家的祖宗捏把汗。孤身一人，从八都南闸来到人地生疏的宝胜堂是一难；有了工作，与陌生人相处更是一难。虽然他们都有 勿踏摇摇石头 的心念，但生活中总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尤其是与异姓人的相处。

小不点的下河，从一开始成村落时就浸染于宗教的教化，而当各姓的 打工者 们扎堆来时，姓氏的宗亲认同就渐渐弥漫开来。在生活生产的很多方面，宗法的力量会在堂门以外左右着人们的交往。

精严堂的师太叫释可兴，因祖籍黄岩，故人称黄岩师太。这位师太坐堂能禅定，下地会抡锄，人们特别敬重她。她因此也格外地了解各个堂门的 打工者 互相抵牾的一些细节，往往在双方闹翻前，她会找当事人一对一地做劝说和解，切实阻止同族人的无端参与。她把这种调解方式称为 种花勿种刺 。据传，光绪年某日，本家祖上为崇福堂的山地翻耕，租用了陈家的一头耕牛 ；对犁把式来说，眼下要驾驭的是不熟悉脾气的 生牛 ；对牛来说，今天碰上的是一位与牛主人不一样的 生人 ，很难保证这对 生牛 与 生人 会配合顺当。果然，没犁几行地， 生牛 发飙了，牛头一扬、牛肩一耸、牛軛一撒，像脱缰的野马般原路飞奔而去。作梗的 生牛 还来了个顺手牵羊，窜进绿油油的麦地连吃带踏，把施家租种精严堂的地弄得一片狼藉。

施家是躺着也中枪。拔节的麦苗被践踏，减产是必然的，而交精严堂的佃粮一粒都不可少。于是，施家找陈家理论，陈家却说，今天的牛已租给周家，看管责任

下河村终究是村。牛羊满栏，鸡鸭成群，撒野的孩子依然忘返于山边、水塘。夕阳落山时，所有的堂门都会关闭大门，于是，下河即刻呈现出她世俗的一面：母亲们不约而同，纷纷叫唤孩子回家，呼喊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有的在孩子名字前加上 宝贝 ，有的按排行叫 老四、老五 ，有的简约到 噉饭哦 三个字 奇怪的是，在如此纷繁交错的呼叫网络中，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清晰地分辨出自家母亲的声音。

2019年8月11日， 利奇马 强台风登陆温岭的第二天，我一早去崇福堂山的东坡上看菜园是否安好。在溪水横流的转弯处，发现了一枚史前石铤（现藏于温岭博

少年对于贫穷的嘶哑诅咒；她又总会无奈任凭一群群勃发后生，对于美好的斗胆闯荡。无论成功与否，小村总以博大的胸襟，不厌不弃，揽入入怀。她始终要你记住，你是下河人。

近些日来，当年一起牵牛的厉宗荣、厉云昉、陈德夫、施福照、梁子岳等常在 枕河居 茶亭小聚。都是奔七的人了，无论政事家事都已脱手，相聚一起一般都免不了一些过去的回忆，而我们这群人则侧重于下河某种现象的讨论。

靖、嘉庆、光绪等明清三朝的温岭县志，只有《嘉庆县志》载：宝胜堂，在下河，康熙二年建。自宝胜堂建好后，下河陆续建了精严堂、梵胜堂、崇福堂、新堂等4个体量较大的尼姑堂，最盛时僧尼多达300余人。可见在整个清代，下河这个不到一里的山湾，一定是堂门的木鱼声和建堂的锯刨声交织起伏，合奏着一曲曲美好的交响乐。

康熙之前有下河人吗？宗荣兄是个有心人，他将下河各姓宗谱翻了个遍，得出一个结论：下河各姓始祖都是在康熙中后期才陆续迁入。如厉家宗谱反映，其下河始祖厉亨加，生于康熙丙子九月，即公元1696年。假设这位老祖宗20岁离祖远行，那也要到1716年才来下河。显然，这个叫下河的山湾是先有香火，后有烟灶；先有佛界，后有俗世。

飘然而去，长时间不再实行 台门招工 。

慢慢地想，冷冷地品，细细地悟。终于有下河的始祖理解了师太的禅语。走路时常常会踩到摇晃的石头，轻者趑趄，重者崴脚，师太的本意不是在于物理意义的走路，而是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做事。

从堂门角度看，冲堂门来的大概不外乎以下几种人：一是家里人多田地少，为活命而走；二是有手艺却混不出彩，不妨闯闯江湖；三是 嗨嗨人生 的人，飘到哪里算哪里；四是不乏有杀人越货者。从各姓宗谱分析，他们的迁出地最远在天台，一般都离下河三五十里地。清代的生活节奏太慢，三五十里地够隔山隔水了，可以说背井离乡，也可以说音讯全无。师太以慈悲为怀，不看 打工者 的过去，只给他们的现在立个规矩 双脚勿踏摇摇石头，即要心定、人稳、手净。

在一个简单得只有山水和梵音的山湾里，有幸能为堂门提供衣食，又有幸得到堂门给予的安顿，互为施主，彼此有缘。久而久之，堂门的 打工者 们渐渐地蜕变成心地无乱、心地无非、心地无痴的下河村民了。到20世纪70年代，下河大队连花边传闻都没有，真有点像 乌托邦 式的小村。在下河人看来，以上 四个没有 的内容，就是当年师太说的 摇摇石头 。做人勿踏摇摇石头，当然成了下河人的祖训。我曾在台州各地偶尔也听到类似的话，每次都让我眼前一亮。

四

全归周家，与陈家无关。周家则认为，这头 生牛 既耽搁农时还误人工夫，又在逃跑路上糟蹋庄稼，周家理不了那么多闲事 一时间，三姓族人争论纷纷，互推责任，互责对方。

所有的纷纷扬扬都传到黄岩师太耳朵里。在师太看来，此事的症结在施家，因为这家无辜受损，当然要求赔偿。第二天，精严堂的天井上，三户人家分别派了三人出来。黄岩师太说，三户人家为一头 生牛 肇事吵架，牛也会嘲笑他们不如牛。各姓的家人要做到 路上种花，勿可种刺 。精严堂修行人带头 种花 ，免掉施家这块地的佃粮，施家不好再向陈家索赔了。再说，地里的麦子总归多少还有收成。陈、周两家则向施家道个歉，作揖和好。就这样，干脆利落地解决了一桩有可能延伸的族群纷争，践行了 种花勿种刺 的劝人原则。

其实，生活中类似这些鸡飞或狗跳引发的邻里矛盾，一抓就有一大把，稍有不慎就变成了口水战。好在众旁观者都有 种花 的心，在他们看来，生活中很多误会或矛盾本身无须较真，眨一下眼就过去了的事，犯不着恶语相向。到某个节点时，自然地会有 黄岩师太 式的人出面来，晓理于彼此，陈情于利弊，释然于执着，消解于无形。

后来，有人亦知晓了一些禅宗的道理，诸如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想着用这个知识点解读清代黄岩师太 路上种花，勿可种刺 的古训。可是在下河人看来，师太所言的花和刺，好像并不那么深奥，但是每当人们践行 种花勿种刺 的刹那，足够看出这句话的重要之处。

五

物馆），我良久回不过神来。下河，我生长的下河，居然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活。在那里，这个石铤系上长杆，可以斫高枝上的果实，攥在手里可以创地下块根。顷刻间，我的脑海里仿佛呈现出一个画面：一位母亲拿着石铤，在晚霞满天的时刻，走在我脚下的土路上，去我现在的菜园里刨植物块根，大概是刨到一个大块头，于是欣喜若狂，热切地招呼起孩子们共享晚餐，忘情中落下了这枚石铤。

有哲人曾描绘过这样一个远景的社会：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宗教，人人平等，按需分配。但是，母亲叫唤孩子晚归的生活场景，史前的下河有过，现在的下河有过，将来的下河同样会重复着、延续着。



石夫人静静凝望着这座城市。记者 徐伟杰摄

海利村

沈文军

船开到山顶，也就是海把鱼搬到了石屋也就是，山道在山道演绎风的传说绿道像银光贯穿礁的连线凉亭道出了罗盘的风景观景台用剪刀剪出石头的艺术金沙滩摆开争霸赛的阵势我扯一幅白帆穿过隧道海鸥搏出鸡毛菜的荣誉外来的川妹子和本地的泥组合成山野的超市我思索，我们该如何写作

与梅雨季

项晚珩

树木孤独等待年轮一根线绕着地心转我在看星星的自传他们在数着星星海从银河系开始跳过了音乐节每天都会从梅雨季醒来然后在节气里开启重生

拐杖声声

陈连清/文

信步在老家的村头地角、田畴河坎，我不由得想起已逝去的老一辈，仿佛他们还在与我对话。二爷就是其中的一个。

二爷的名字叫陈二姐。旧时农村少有文化，词语贫乏，男士叫大姐、二姐、大狗、二狗、大猫、小猫的甚多。在我的家乡，父辈中年岁大于父亲的兄弟叫伯爷，陈二姐按排行就是二爷了。我家与二爷的亲缘关系约略可追溯到太太公辈，那时是同一家。

二爷是个视障人士，但中等身材的他脸庞黝红，剃着平头，还是挺精神的。二爷说，11岁那年他得了天花，那时无法医治，一连高烧持续十几天，长时间高烧，眼睛也被烧坏了，黑眼珠也变白了。古时阮籍的眼睛能由青变白，由白变青；二爷不能，全是白的了。真是祸从天降啊！江南水乡桃红柳绿、竹翠稻青、水光潋滟，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但这些都已不再属于二爷了。他被命运之手猛烈推入黑暗世界，就像一个天体掉入无尽的黑洞，不见一丝光线，永永远远。少时，我常常凝视着二爷的脸庞发呆，不禁感叹：人生怎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之后，二爷就依靠着一枝竹杖探路，竹杖的敲击声传递着不同的内涵。敲在石头路上是 笃笃 的响，敲在楼板上是 咚咚 的响，敲在瓦砾上则是 扑扑 的响。拐杖声声，我就可判断出二爷在哪个方位，是进来了还是出去了。从门口到河埠头20来米的距离，他会放手走一段平地，下到不规则的石级阶梯时则小心翼翼；到了河边，他便将竹竿踩在脚下，然后洗碗、洗衣服或洗澡，一切都如此得心应手。我们这个自然村三面环河，一面接着 大陆，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不便，而人们却又几乎天天能看到他进出的身影。看似他和正常人一样在生活，可又有谁知道，多少次他碰得鼻青脸肿？又有多少眼泪在心里流成了大河？

我家老房子在村西头，有个阁楼，但前阙开不了窗。我和二爷的前阙只隔着一张木板，二爷的房间铺有一张床，前面放着缸灶，烧饭用稻草或木柴。一个盲人，要把禾柴往灶堂里塞，用火柴点燃，在漆黑中做饭，其难度可想而知。可多少年来，他从没发生过一次火灾，想不到另一把火却差点把他给烧了。那是一个夏收时节，我家西边的烟囱旁挂着稻草，我从田

里回来，刚好看到火苗在稻草上蔓延，便大声叫喊：着火了！母亲迅速用脸盆端水浇了几次，才将火扑灭。我告诉二爷，再过五分钟，我们的房屋怕是已化为灰烬了，并打趣道：我们的眼长在额头上，还不如你长在心里的眼睛啊！他会心地笑了。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便是对二爷的写照。他子身一人，一对半脚印，进进出出，艰难地为生计奔波，四周小集镇如莞涓蔡、神童门、横峰桥等都得去光顾。横峰是四九集市，他总是拄着拐杖，探三五里路，立于街头巷尾，有好心人路过给他三分五分或粮票三两五两。如果遇到我们正在赶集，就唤他乘船返回。周边村有红白喜事，他会去赶场，说些吉利的话，主人会安排他吃一顿，还可能赏给一些小钱。但有一条，他不去本自然村赶场，他知道本村没有殷实人家。青黄不接的时候，二爷往往要不到饭，就饿着肚子回来，一天能吃上一顿也算好了。有人说二爷有钱有粮票，算他殷实，但我以为，他只是维持活命而已。

我不由得想起清嘉庆年间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食不腹，冻死街头之前写下的《绝命诗》：身世混如水上鸥，又携竹杖过南州。饭囊傍晚盛残月，歌板临风唱晚秋。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担尽古今愁。如今不受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

二爷双目失明，可他的记性和心算能力却是超乎常人的。队里每家每户的人口数、各人的出生年月日、谁家儿女是哪年哪月哪日结婚的，他都清如明镜。凡是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人们都会来查这个 活字典。他的心算能力也在方圆几里之地无人能比，如分粮食、粮票、稻草等，只要定下人口基分占多少，工分占多少，他就可随口说出应该分到的数目，自然成了队里的 编外会计 。我在读小学时，曾与他进行万数以内的运算比赛，我用笔算，他口算，每每都是我败下降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人在某个方面的功能失去后，往往会在另一方面寻求突破，神经细胞的触突也会向这个特定的区域倾斜，这方面就有了更为出色的可能。

二爷去世已有许多年了。作为饱尝艰辛、历经磨难的盲人，活到七八十岁也算高龄了，村人们都说这是善终。二爷的一生是卑微的一生，但在我的心目中，他的一生也是有尊严的一生，闪烁着清风高洁的熠熠光芒。